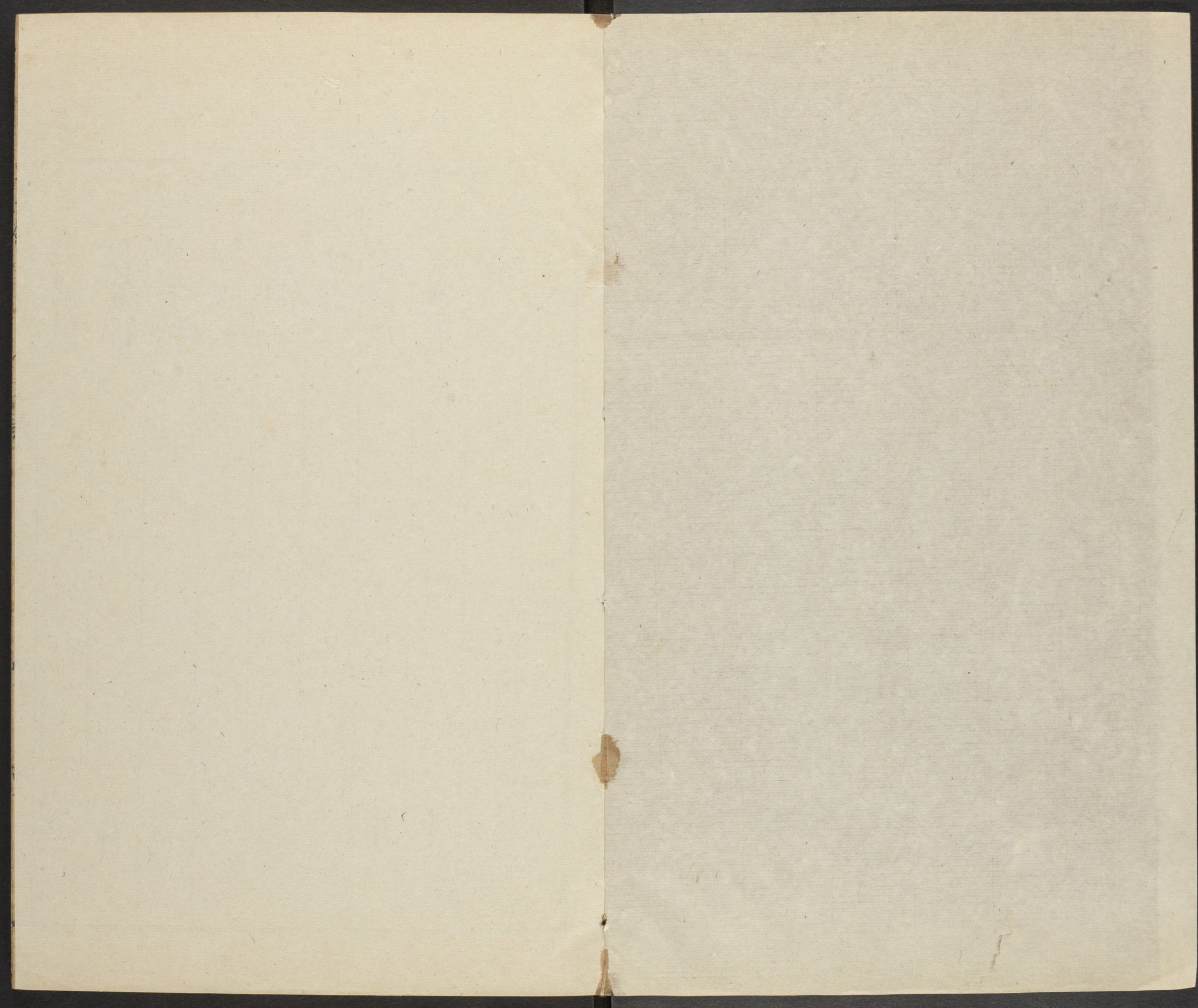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六







文編卷之三十七

雜著

答客難

答賓戲

七發

晉問

解朝

進學解

獲麟解

復讎解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羅

東方朔

班固

枚乘

柳

楊雄

韓

韓

王



命解

王

難蜀父老

司馬如相

喻巴蜀檄

司馬如相

為袁紹檄豫州

陳琳

為徐敬業討武盟檄

駱賓王

送窮文

韓

乞巧文

柳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伯夷頌

韓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

會聖宮頌

歐



目錄終

文編卷之三十七

雜著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

行

校刊

答客難

東

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文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  
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  
尊位珍寶克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  
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利物無

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  
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  
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  
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  
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  
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  
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  
脩其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  
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鴿飛且鳴  
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  
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天有  
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  
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  
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  
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愧然無徒  
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  
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聲音哉猶是觀之譬由臙髀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  
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谷賓戲

班固

永平中爲郎與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  
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  
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  
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耳今吾  
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纘

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  
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藉書  
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  
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  
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辨如濤波擄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  
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窆奧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  
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于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



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  
雲媿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搗朽摩鈍鉞刀  
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容風移  
俗易垂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  
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  
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  
顛顛福不盈貲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

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  
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道其身乃囚秦貨旣貴  
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  
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于皇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  
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  
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旒川澤  
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  
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



覲欲從整敷而度高乎太山懷泛濫而測深乎重淵  
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  
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  
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皇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  
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  
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  
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帟發藁儒  
林劉向司籍辨之早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

篇藉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  
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衡于首陽柳惠降志而  
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  
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  
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  
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  
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  
含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珎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

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心屯澹淡嗟唏煩醒惕惕怵怵不得寧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滌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厲腥膿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魔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



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  
曼四支痿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  
前齊姬捧後往來游燕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  
餐毒藥戲猛獸之瓜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  
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  
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  
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  
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  
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

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  
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溪湍流遡彼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鳴鳴焉暮則羈  
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鷓鴣哀鳴翔乎其下  
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  
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  
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皆  
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蝼蟻聞之柱喙而不能



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獨牛之腴菜以荀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飴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  
熬易牙調和熊蟠之臠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  
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  
餐豢豹之胎小飴大歎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  
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櫛麥  
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叫川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  
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八者馬佚  
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  
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辨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  
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于虞懷之宮  
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  
溷章白露孔鳥鷦鷯鷓鴣鵲翠鬣紫纓螭龍德牧  
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溇菁蓼蔓草芳苓



文編卷之三十七  
雜著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  
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陰陽  
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  
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  
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  
傳予之徒雜裾垂鬢目窵心與榆流波雜杜若蒙清  
塵被蘭澤燕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傳之  
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  
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

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  
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  
御之智恐虎豹習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麇  
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  
克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  
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  
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  
博觀望之有圻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



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  
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  
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餼羞包魚贈炙以御  
賓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  
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  
喜也能疆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  
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  
揚汨者所溫紛者所滌汙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  
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  
兮恍兮倣兮儻兮浩瀆瀆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  
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涖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  
繆徃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  
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滌槩胃中洒練五  
臟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洪濁分决狐  
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



文編卷之三十一  
雜著  
十一  
變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取小煩憊醒醴病酒  
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  
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于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  
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  
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澁澁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颯  
前後絡繹顛顛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  
沓雜似軍行旬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雨  
旁則滂渤怫鬱閭漠敢感突上聲下律有如勇壯之  
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  
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箴  
銜枚楹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  
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  
如奔馬混混危危聲如雷鼓發怒屋脊清升踰跼俟  
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  
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  
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澗汨



潺湲披揚流洒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涓涓蒲伏連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徊  
聞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  
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  
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  
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  
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  
然病已

晉問

柳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  
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聲呀鬱怒若能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擢秦  
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  
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  
鳶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蓄以畜則度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  
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麤沸龜  
鼉詭怪于汨汨騰到駭越委泊天浹呀呷欲納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叅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鵠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汧洞踏  
者弭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橦檣  
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云云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籍  
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溪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  
棘爲矛爲鍛爲鈎爲鏑爲鏃出太白微蓐收召招搖  
伏蚩尤肅肅裊裊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  
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奔之如霆運之如  
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  
觀者膽掉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  
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跼墜飛鳥弓人之弓  
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



服而持之南轍諸華北警群夷技擊節制聞于天下  
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  
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  
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熒熒溶溶沄沄輻  
輳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黥然而陰炳  
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復乍起乍  
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

止群飲源槁廻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悅開合萬狀喜者  
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  
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搜地  
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闞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  
凜凜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玉良超以范鞅軒  
以纛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潘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歆傾澗壑之紆縈凌嶢岈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澆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填層溪丁丁登登礧礧破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梢殺摧崒塊北霞拔以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鷓鴣鴝鶻號鳴飛翔羆豸虎兕奔觸讙慄伏無所入遁無所脫然後斷度攷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碑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招拉頽踏摔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旣涇旣平弭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峯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



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  
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  
四累之下也且褫祁旣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來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  
罽留罽麗織維其間巨舟軒昂伋伋廻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  
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漓掬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弭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

摘其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  
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  
就齟切莫保能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  
散遠去若夫魴鱠鮓鯉鯪鯉魴鱖之瑣屑蔑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填溢饜飮腥膏舄鹵開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頰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散兮勻勻渙兮鱗鱗灑灑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脉寫膏浸渠濕滑汨彌高掩庠漫壠冒塊決決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澗瀛沛澌偃然成淵漾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  
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羃羃奮價離析鍛圭椎  
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電碎籠  
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坳日  
晶熠煜螢駭電走豆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歛合

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滂乎任山太  
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  
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宮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  
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化通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  
疾賦役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羈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魏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  
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  
一奸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  
戒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羅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  
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以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撻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  
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以聞于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  
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于遠而周  
于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  
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  
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鮮嘲

楊雄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時雄芳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  
之尚白雄解之號曰鮮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  
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  
父母祈人之珪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  
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  
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  
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



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玄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  
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  
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徃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  
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  
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  
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

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鑿鈇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  
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  
陶戴紕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  
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岸渤澥之島  
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  
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蠹存而越霸五  
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事事也非蕭曹子房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忠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罷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擢擗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凰執輻輳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捐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



藁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違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坻隕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駢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韓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



棟構榑侏儒椳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軛環天下卒老于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韓

以祥不祥字作眼目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不祥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sup>祥</sup>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復讎解

王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  
諸侯以至于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  
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  
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  
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  
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可獲也方是時有父兄  
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  
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具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  
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  
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廢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死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命解

王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噴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筭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一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西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

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嚙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蕪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巧關沫若微牂牁鑊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䟽迹不閉曾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  
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敬周靡徙遷延而辭退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墮怠延頸舉踵隅隅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羸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鄙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  
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未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嵩乞句攜  
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出司傾覆重  
器操贅閣遺醜本無懿德獠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  
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暇取用故遂與操同諮  
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  
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  
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  
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  
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  
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  
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  
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  
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  
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  
朝會公卿充貪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  
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  
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  
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  
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師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  
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  
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虜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苛慘科防互設鬻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  
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如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  
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  
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東



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  
懼晨夜連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  
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  
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  
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歸流涕北顧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  
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  
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  
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  
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  
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  
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  
州便勒見兵與建中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  
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  
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爲徐敬業討武曩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  
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  
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群王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劔氣衝而南斗平暗



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  
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環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送窮文

韓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  
爲船載糗輿糒牛繫軛于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嘔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  
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葬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是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糲  
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  
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  
滿七除二各有三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觸諱  
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  
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  
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  
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竒竒不可時施

祇以自媿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  
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受骨吐出心肝  
企足以待冥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  
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  
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  
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  
凡我所爲驅我今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幾何  
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於時  
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飮於肥甘慕彼糠糜  
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

乞巧文

柳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  
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紕從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士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歟天津儷於神天于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軋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徨爲狂局束  
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恐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及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并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  
匍匐言語謫詭今臣縮息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哮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闔胃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齧  
於臣恒使玷黜杳杳騫罪爲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

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  
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啞抑  
銜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竒偏眩耀  
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  
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消  
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  
頰蹙喙垂曾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恣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



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鬢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衮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污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誰惕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  
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  
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  
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于將之璞清水



淬其鋒越砥斂其鐔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篲泥  
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  
吻弊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  
膝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騫忽如影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于得  
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  
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  
里自鬻審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  
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



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  
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  
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  
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牙操篳鍾逢門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  
呼吸如松喬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伯夷頌

韓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繫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  
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  
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  
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襲邦  
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  
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



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  
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會聖宮頌

歐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  
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  
萬世其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  
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  
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脩乎舊物故其競  
競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前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

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  
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  
家以脩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  
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  
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  
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鼓玉旅于闕庭納于廡  
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  
地中浹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  
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  
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



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  
夜虔共嗣固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  
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  
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  
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  
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  
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  
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  
水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

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設言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  
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此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  
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  
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  
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飾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  
耶况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  
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  
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  
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  
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



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  
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望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  
詩以獻闕下辭曰

魏哉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淵淪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未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宅旣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迺得善地地高惟丘  
迺以荆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文編卷之三十七

文編卷之三十八

雜著

原道

韓

原性

韓

原毀

韓

原鬼

韓

原人

韓

原過

王

師說

韓

雜說

韓



捕蛇者說

柳

國馬說

李翱

仁

大蘇

稼送張瓌

大蘇

說用

曾

汴說

王

性說

王

明

老蘇

王霸

王

中述

王

三不欺

王

守戒

韓

釋言

韓

罪言

大蘇

對禹問

韓

推命對

王

咸宜

柳

庵丁

莊

問養生

大蘇

續楚語

大蘇



日喻

泰誓

伯夷

大蘇

歐

王



